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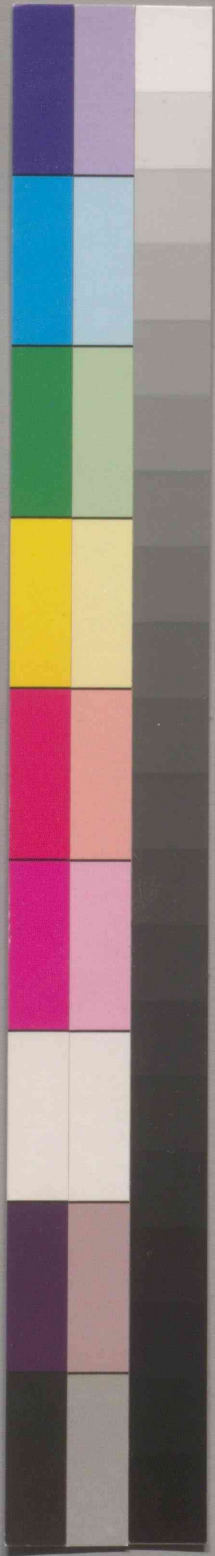
白石遺文 下

六

K093
*30
(6)

175773

群馬県立
図書館



K093
#30
(6)



白石先生遺文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卷下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初白鳳十一年八月詔曰。凡諸應考選者。宜檢其族姓及景迹。方後考之。若雖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選之邑。

方恐而

古未有姓。唯有名號而已。賜姓命氏。自堯仁始。蓋其命之姓。貴其功德也。神后攝位。三韓內屬。而秦漢及韓人。揚于王庭者。亦以其名號。賜之為姓。王吉師村主美是古之類此也。是後士類相尚。以其氏族。流習所徇。煽以成俗。貴種庶姓。紛爭莫定。蓋習夷貊之俗也。天竺北狄貴其種姓耳。允恭之初。乃下明詔。質諸鬼神。正其真偽。萬姓一定。天下服矣。天智三年。制定冠位及氏上。氏上猶言宗子也。立之所以奠世繫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注志謂國誌。莫定也。父子相繼為世。世所自出為繫。莫世繫。則知祖先是皇極之世。蘇我氏臨誅。悉取圖籍。投宗之本源。

火而死。姓氏亡譜。嫡庶爭長。至是家有異言。人有競心。初蘇我氏亂。船史惠尺。急收國志。而藏于天府。九年。乃因舊貫。編造天下戶籍。所謂庚午籍也。地望既分。氏族自別矣。天武差第閱閱。始為之制。凡有司選舉。不問賢能。必考氏族。遂改群姓。以分高下八等。古語拾遺。以謂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誠有故也。天武以篡弒而得天下。其高爵大祿。所以寵異之。皆其所謂壬申功臣也。至若別生分族。多所升降。加之以銓總人物。專任門地。天下靡然。好誇地望。其弊則狗勢利亡禮教。一如西北胡

俗然。東方仁厚之風。於是變矣。弘仁姓氏錄所載。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而今猶存者。僅不過數氏而已。其餘則世莫所聞焉。嗟其帝出之裔。煌別神明之胄。神別豈得悉化為鬼魅耶。抑古之名門右族。赫赫乎當時者。世曾陵替。貴賤無常。遂致此寥寥耶。蓋必有故也。我未得之辭。

并省官員

先仁寶龜十一年三月。太政官奏略曰。古者人稠田少。而有儲蓄。由於節用也。今者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糜費也。臣等商量當今之急。省官息役。上下同心。唯農是務云云。於是每司并省。各有其數。

亦恐衍

人生五年以上。皆給口分。女及家人奴婢。減三分之一。凡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其在官在役。租賦調庸。各有除免法。鰥寡孤獨。貧窮老廢者。收養給侍。皆有其法。凡無子者。聽養四等以上。親於昭穆合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旌表門閭。悉除課役。五位以上。則有位田。有職田。亦有功田。有賜田。其餘則有祿俸焉。官解職免。則咸皆歸田已。是以官員增。則戶口減。農業廢。田園荒矣。故曰。省官息役。唯農是務。皆古之善政也。或謂當今之務。亦唯在并省官員。以足

國用已。蓋不思之甚也。及王政衰。文武異制。而兵農既分矣。於是民世其業而不從官。士類唯有祿。以代耕耳。今夫一奪其俸。亦將使之焉歸耶。孟子有言。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無不爲已。嗟其仰事俯育。皆失其所。父母凍餒。妻孥離散。彼將何苦。而惜其死。果其行之。適足驅而爲羣盜而已。古之善政。豈復如此乎哉。若欲彼善。則盍反其本矣。

關白阿衡

宇多仁和三年十一月。詔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

基經。以關白萬機。

漢宣帝卽位。霍光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關白之號。所由始也。或曰。光孝卽位。太政大臣藤原朝臣還政。乃詔令關白萬機。關白之號。自此而始。或曰。清和讓位於陽成。乃勅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攝行天下之政。元慶四年十二月。勅改攝政之號。爲關白。乃拜太政大臣。關白卽始于此。蓋皆可疑也。考諸實錄。貞觀十八年十一月。清和讓位於皇太子。勅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保輔幼主。攝行

天下之政。如忠仁公故事。元慶四年。拜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爲太政大臣。策命曰。攝政之職。猶自如舊。蓋太上勅旨也。是月。太上崩。八年二月。陽成避位。光孝卽位。乃勅太政大臣。百官總己。以掌庶政。凡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下。以其辭職也。仁和三年八月。天皇崩。是後史亡。莫有所考。據扶桑略記。仁和三年十一月。宇多卽位。是月。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奉表辭職。乃賜詔曰。萬機巨細。皆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後奏下。太政大臣累表固辭。再詔有言。曰。實惟社稷之臣。

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太政大臣不肯視事。四年二月。勅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準三后。賜年官年爵。如忠仁公故事。太政大臣報奏曰。奉去年閏十一月。勅。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但未知阿衡之任。若關白何。仍持疑久矣。伏聞博士等奏言。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則知阿衡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乃宣勅曰。朕之本意。關白萬機。賴其輔導。今省來表。驚嘆已甚。故今復述朕意。太政大臣自今以後。總掌衆務。兼領百官。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

下。朕將垂拱而仰成已。蓋此史之遺文也。由是觀之。前者之說。皆非其實也。夫伊霍之事。實非人臣之福。太政大臣躬當大任。顧託惟重。遭主昏亂。國家將危。敢決大義。以安社稷。蓋非其志也。而今承明詔。以遵霍光故事。其心不自安。累表固辭。亦申命之。阿衡是任。畏懼愈深。失其舉措。及寵錫命降。遂不得已。奉表謝恩。遜言以辭。於是上亦曉其意。宜勅一依前朝之詔。蓋夫前朝之詔。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下。乃是關白之事。然是之時。未有其名也。乃至仁和詔。卽言關白于太

政大臣。然後奏下。又曰。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職名關白。卽始于此。後人追稱之。以謂光孝既有關白詔。非其實也。或曰。阿衡之詔。左大辨從四位上橋朝臣廣相所草也。時人難之。因勅博士等議。僉曰。阿衡殷世三公官名。三公坐而論道。無所典職者。太政大臣持疑累辭。以其無所職故耳。非若子之言也。曰不然。蓋時人難之。以謂商書曰。太甲不惠于阿衡。是則非美事也。然商頌有言。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又言。爾尚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何所難之有。且其博士議曰。阿衡殷

世三公官名。三公無所典職。亦非也。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孔穎達曰。以謂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豈是殷時三公之通稱也哉。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三公至是始有定制。而未嘗特置也。周公以冢宰兼太師。烏得謂之必無所典職哉。總而論之。則阿衡之言。未必失之。而博士之議。未必得之。太政大臣遜言以辭。其憂也深矣。享保庚子十一月十一日夜燈下書散位

源朝臣君美以呈新川平秀才乞刪正

報在唐僧中璫牒

右牒見于管家文章僧中璫表。不可得而考。謹據牒旨。蓋朱褒欲通天朝。使中璫為之先容。且為唐家。問天朝修聘之事也。按唐乾符初。黃巢倡亂。所在兵起。朱褒本永嘉賊。以其中和元年秋七月。陷温州。自稱刺史。寬平六年。是歲甲寅。即唐乾寧元年。而褒領温州。此事在十牒中四年于茲矣。是後天復元年夏四月。褒卒。其兄教自稱刺史。是歲辛酉。天朝廷喜元年也。又據寬平六年秋九月。管公奏請令公卿議遣唐進上狀云。在唐僧中璫去

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之錄記。唐家凋弊載之具矣。要告不朝之間。終停入唐之人。雖區區依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伏願以中權狀。下公卿博士等議。今略此狀。蓋是歲秋八月。以管公充聘唐大使。紀朝臣長谷雄充副使。故公有此奏。廷議遂罷其使。東西聘問。此後遂絕。

謹考。魏晉宋隋之間。天朝世有隣好。蓋以西藩諸韓。壤地相接故也。唐龍朔初。新羅叛亂。與唐犄角。滅我屬國。以煩天討。結難累年。唐亦悔其過。遂立扶余氏之後。冠

蓋相望。來請渝平。天朝棄前惡。復舊約。蓋亦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故也。初隋氏已前。彼此住來。路由遼陽。諸韓滅後。每從南道。海洋浩渺。風濤叵測。飄蕩沈溺。前後相繼。幸得生還。亦極其險阻難辛狀。是以奉使之家。命下之日。父母妻子。憂念悲別。如送死然。顧其時縉紳諸生。遊學之徒。以附行者。往往有焉。經書藥材。凡百服玩。有無相易。以利生民者。亦未嘗無之也。當世之人。雖有知其弊。而一切因循。視爲故常。無敢正言以建其議。蓋夫聖賢之道。載在六籍。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苟求其道。則文旣在茲矣。且天地之生。五方物性。各自有與其人相宜。萬國之人。養生救死。豈必資之於彼川廣藥材耶。日本專尚川廣藥材。見于彼方書。古之仁人有言。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何不反其本也。昔公拜其命之日。不敢以躬之故。避其嫌疑。直言正論。能除歷代之弊。以爲後世之法。遂使我天朝與彼謝絕西域。同其盛德。其功豈不偉哉。公之精誠。天地爲之震動。斯人無容復置其喙。雖然夫人之情。安其所常爲。無故變其常。勢必不行。當是之時。若非有中權之言。其議或有所不行。

能忍當在
不字上

焉。嗟呼若彼中權異教之人。猶不能忘本朝於萬里之外。真可謂盡其誠矣。據曾公之語。○己亥九月美草。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永元年。宋主附吳佑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且。宜敦事大之誠。

右宋徽宗重和元年書。首尾文缺。見元永考例。謹按。永

觀初。僧齋然浮海而西。宋太宗召見焉。因獻本朝職員令。皇年代記各一卷。太宗乃歎天祚遐久。文武僚吏。世襲祿位。顧謂宰臣曰。此蓋古之道也。嗟呼。宋主夙夜寅畏。不敢暇逸。苟易其玩物之心。為祖宗求治之心。則豈有狎侮之至于斯也哉。燕雲之地。彼自不能取之。而欲徵方貢於萬里海外。抑所謂不知其量也。且彼自矜中國之大。而其尺一之詔。附之賈豎。亦何嚮其體也。宜乎客死朔漠。非其不幸也。白石跋。

元世祖遺日本書跋

蒙古之禍。古今之大變也。我叔世已降。天下之權。以有所歸焉。言外戚之權。禮樂征伐。以有所出焉。言武臣之權。逮於政在大夫。指北條氏事。則其變豈復為小哉。蓋其漸之所由來尚矣。指文德立幼子事。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見于元史。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北條氏其殆庶幾乎。享保已亥八月。白石跋。

有謂下。

有

題靖臺實錄

辛丑之秋。亡友高子新來過小齋。飲酒娛甚。語及臺灣。亂矣。乃戲之曰。今年市頭。蔗糖增價乎。臺灣多出蔗糖。子新曰。何也。曰。頃歲唐舶來。說海寇梗路。皆是奸商射利之術也。子新曰。朱一貴明帝遺胤。臺灣鎮鄭氏故國。豈是尋常海賊比邪。曰。昔項氏起。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也。近時明制。宗室命名。必以五行字。今聞朱名。非所以從民望也。果使其為明宗室。則是赤眉劉盆子耳。今者獲觀清人所錄靖臺紀事。吾愀然曰。恨不

與子新共讀是書也。然嚮使臺地米價。莫有官吏出入。貴賤異用。客子雖獐。曷能倡亂。於傳有之。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嗷呼。小人務財。其慘毒至此。而記者以謂。有此一蠹。亦唐虞三代所時有也。豈其然乎。甲辰初夏中甸。紫陽源君美跋。實錄曰。廣越之人。其人多亡命。無妻子。攜挈臺中。人名為客子。性尤獐。○此四月。臺地米價。官吏出入。貴賤異用。民多朋讒。奸民云云。遂與客子等謀。通為亂。○又記多臺地災祥。

南嶋志總序

流求國古未有聞焉。始見於隋書。曰。大業元年。海師何

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天朝史書不紀其事。然據彼所書。則知其國旣通于斯矣。考諸國史曰。推古天皇二十四年。掖玖人來。南嶋朝獻。蓋自此始。是歲實隋大業十二年也。曰邪久。曰掖玖。曰益久。曰夜旬。曰益救。東方古音皆通。此云掖玖。隋書以爲邪

久。卽是流求也。又曰。天武天皇二十一年秋。所遣多禰嶋使人等。貢多禰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所謂多禰國。亦是琉求也。當是之時。南海諸夷地名未詳。故因其路所由而名。多禰嶋。卽路之所由。而後隸大隅國。一作多禰。唐書亦作多尼。多禰國。卽南海諸嶋。於後總而稱之。南嶋者是已。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南海諸嶋咸皆內附。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後。史闕不詳。初文武天皇大寶中。併掖玖國於多禰嶋。置能滿益救二郡。以爲太宰府所管三嶋之一。及仁明天皇天長初。

停多襍嶋。以隸大隅國。於是乎南嶋貢獻。蓋旣絕矣。而此間之俗。亦稱之以爲流求。且謂其俗啖人之國。殊不知此昔時所謂南嶋也。至後又名曰鬼嶋。則遂併流求之名而失之矣。旣而其國稱藩中國。且通市舶於我西鄙。流求之名。復聞於此。以追于今。按流求古南倭也。南倭北倭。竝見山海經。而南嶋復見海外異記二書。蓋皆後人所作。雖然其書竝出魏晉之際。如其所傳。亦旣尚矣。美嘗按東方輿地。經短緯長。限之以海。莫有海內可以容南北倭者。若彼流求蝦夷之地。接我南北。相去不

遠。蓋此其所謂者也。且如後漢倭國列傳所載。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以爲倭國之極南界也。魏晉以前。天朝未有通中國者。所謂我極南界。卽是古南倭也。其傳併載夷洲瀼洲。而鮮卑傳亦有檀石槐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之事焉。吳志又曰。大帝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等。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所絕遠。卒不得至。但得夷洲數十人還。是時亦莫有異邦之人來擾我邊境者。據西洋所刻萬國全圖。本邦及流求蝦夷。竝在海中洲嶋之上。或絕或連。以爲東

方一帶之地。其他可以爲國者。如彈丸黑子。亦未有之也。然則鮮卑所擊者古北倭。後所謂蝦夷。而吳人所至者亦是古南倭。後所謂流求而已。若彼二國。方俗雖殊。然方言頗與此俗同。如其地名。與此間不異者。往往在焉。且夫後漢魏晉以來。歷世史書。竝傳我事。而有與我不合者。蓋與彼南北二倭。相混而已矣。世之人。繫以爲其懸聞之訛。非通論也。初。隋人名曰流求。其所由未詳。曰自義安浮海。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龜鼈嶼。又一日。便到流求。義安卽今潮洲高華嶼。後俗謂之東番。卽

今台灣。龜鼈嶼卽今其國所謂惠平也。嗚。明人以謂熱壁山。又謂葉壁山。古今方音之轉耳。據此而觀之。流求本是其國所稱。而隋人因之。亦不可知也。國人之說曰。永萬中。源爲朝浮海。順流求而得之。因名流求。明洪武中。勅改今字。蓋不然也。隋世既有流求之名。而元史亦作瑠求。且據野史。爲朝始至鬼嶋。其地生萑葦之大者。因名曰葦嶋。明人又以謂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蛇鱉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出法錄蓋亦不然也。其國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爲流求。且謂國無文字。豈

有取虬浮水中之義也哉。不强求其說可也。其國風俗。隋書所載最詳。後之說者。因而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往封其國。及還。上使琉球錄二卷。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館。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爲得其實也。前者寶永正德之際。中山來聘。美每蒙教旨。得見其人。采覽異言。因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豈能得無訛謬於其間哉。雖然。美嘗據國史考之。於隋及歷代之書。證以其國人之言。古之遺風餘俗。猶存于今者。亦不少矣。乃細繹舊聞。以作南嶋志。庶幾後之觀風詢俗。以有所考焉。享保己亥十二月戊午。源君美序。

按己亥其四年也。清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記琉球事。甚爲周悉。觀其序。則其書之成。在康熙六十年。而當我享保六年。然則後南嶋志之著。卽二年耳。

采覽異言序

昔天教之來。起自番舶通利矣。法本出于大西邏馬國。西南諸國。鮮有不奉其教者。蓋教之之術。所以惑世溺

民其甚如此。我自國初，乃設其禁，而舊染汚俗，弊亦滋甚。及寬永間，嚴申戒令，諸番互市，一切沮之。嗣後番人來獻，以求關市，明正典刑，驅之出境。久之，其釁少弭矣。寶永戊子秋，薩州管內多禰海上，忽有大船一隻，隱見出沒，已經數日，竟指西去。是日鳴中見一人被服如我俗，而語不可曉者。州卽報長崎，尋送到官。有司歷問海商，皆莫能曉其辭。獨和蘭以謂蓋係邏馬國人也。及文廟嗣位初，降旨長崎，起送其人于都下，和蘭通事從之。是歲己丑冬十一月，特命臣美按驗事由。初長崎報

至時上居儲副。顧問及此事。臣美不敢對。上復問乃對曰。未審彼來求我。言猶不通。何曰達志。且彼亦人耳。苟有其言。豈惟鳥語牛鳴之比哉。至是上乃謂臣曰。彼人將至。以美前日之言故耳。爾其問焉。先試因傳譯咨諏方俗。其言侏離似不可辨。徐而諦之。西人用東語。唯其聲音隨方而轉耳。於是美就而問焉。彼於我言有所不解。輒出懷中小冊。檢閱以答。其書則大西所刻。此方寄語也。他日乃示之。以官庫所藏和蘭鏤板萬國輿地全圖。而其中有未盡釋者。使通事翻之。以和蘭語。其說靡靡可聽也。居未幾。彼稍熟我語。略無滯疑。神領意得。如響應而鏡照。坐使絕壑萬里。超然遠覽。歷

歷在眉睫間。第如其人。實係羅馬教主使者。不惟陳訴
彼冤。求開我禁。蓋亦欲為諸番遊說。以求貢求市也。明
年庚寅春。和蘭入貢。美復奉 明旨。私其使者。質以舊

聞。旁及時事。繇是每貢為例。續以後語。筆之於書。與和

都底伊須多之呂底。邏馬人也。凡教門所稱宗派。繫之

于上。族姓繫之于下。八都底伊須多。即是其名。懷中二

册子。其一曰比伊多。散務止流牟。日本紀事也。其一曰

底幾之與奈阿與牟。日本寄語也。已流補利須良流底

務。幾與底與牟保多務。字伊呂務。和。阿加末務。須。皆和

蘭人姓名。良流底務頗通天文地理。兼善番書。保多務

寓住印度。凡六年。習其方俗。二人皆其綱首也。和。阿加

末務。須老于醫者。自少游學西南諸州。多識草木鳥獸

之名。是皆美所遇之人也。西圖和蘭阿牟須底流多牟。即其國都名。

所刻。與阿務不。良阿撰。阿牟須底流多牟。即其國都名。

若夫職方之氏。輶軒之使。辨其邦國。采覽異言。如我鈞

槩之餘。亦何足錄焉。正德癸巳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

下源君美序。

題采覽異言後

浙西李之藻刻萬國坤輿圖。萬曆年間。大西利瑪竇重

修攷定。附以南北半球圖。事具二子所敘。而一時薦紳。
揚景淳。吳中明之徒。贊述焉。正德己丑冬。美得遇西人。
乃按其圖。訪以方俗。其人曰。此圖明人所作。稍似縝密。
然與地理不合。莫由依據。敢辭。美意謂彼不解漢字。強

強為之辨
曰吾子
敢為之言
耳美乃曰

為之辨。曰是則歐邏巴人利瑪竇所攜入于中州者也。稱其善。子無取焉。獨何與。曰某未嘗聞我有其姓名者也。曰西教東漸。自利氏始。子不知其人可乎。彼笑而不答。既而索得西圖於官府。以示之。披翫久之。曰是和蘭鏤版。蓋百年之物也。雖我西土亦不易得。某與此圖。唯得三見之矣。於是左把右指。章步淮南子陶使太章步至極。自東極至于西極。使。堅刻步自北極至極。自北極至于南極。云云。而亥算山海經帝令堅刻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堅刻左手指。比算。使人不待窮夫轍迹。而周游乎八極。名山大川。舉望而出。殊方絕域。隨顧而在。亦奇矣哉。誠

得其術也。明年春。和蘭入貢。美私其使者以質焉。對曰。輿地全圖。舊有數本。此版弊邑所刻。去今既及一百三十年。先是西土佛來釋古者。始唱天教於東南諸州。其塔今在印度地。香華之盛。一百七十年於茲矣。歐邏巴人未聞有利氏之子者也。美尤怪焉。嗣後適得金閻鐘始振。關邪論於新增大藏函中。因知竇本生於廣東。旁近海鳴間。北學於中國者。實非西方之人。則前者之說。果不誣矣。李氏之徒。徒嘆其學在夷。而不知用夏變於夷也。故今我是編。所採其說。係之明人者。蓋從其實也。

卷下

甘雨軒叢書

白石遺文

七

源君美書。

蝦夷志序

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北倭出山海經。漢光和中。鮮卑擅石

槐。聞倭善網捕。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捕魚以助糧食。鮮卑東胡種。即今韃靼東北地。所謂倭

人。即北倭也。夷俗善沈沒捕魚。於今亦然矣。夷多種落。

曰渡嶋蝦夷。其在東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東蝦夷。其

徙居于內地者。北謂越國。東謂陸奧國。曰罽田。一作鮑

田。秋。曰淳代。曰柵養。一作津輕。又皆東北之

別也。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唐書曰。倭國東北限大山。

其外即毛人。總言其內外種落也。夷種分居內地。其始

不可得詳。景行天皇征東詔曰。東夷犯邊界。以略人民。

往古以來。未染王化。由是觀之。其侵犯內地。蓋由來既

久矣。而叛服亦屢矣。齊明天皇四年。遣阿倍臣率船師

伐蝦夷。罽田淳代酋帥迎降。渡嶋蝦夷亦來會。乃定淳

代津輕二郡郡領而還。五年。復遣阿倍臣率鮑田淳代

津輕膽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乃徇其地。遂置治於後

方羊蹄而還。後方羊蹄讀云之利邊之。即是歲秋。遣使

五井氏撰。晉淳代野人也。

瓊語曰。羽之新基。有大山。自陰內。過前。秋。田。地。所謂大山。豈。謂之乎。上。克。地。不。入。版圖。勢之蝦夷。故當。之。焉。

作雨亭叢書

卷十

九

作雨亭叢書

白石遺文

九

率陸奧蝦夷。以聘于唐。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與蝦夷
 偕來。卽此也。時高宗問我行人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
 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麤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
 夷。所謂三種。舉其在荒服及內地者而言也。出日本紀
 註所載伊
古連博德書。都加留卽是津輕。是其在內地而遠者。麤
 猶言荒也。是其在荒服。卽次遠者。熟謂其居內地而近
 也。厥後凡稱蝦夷者。皆謂其在內地者也耳。天平寶字
 六年。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惠美朝臣。獨刻石於鎮
 守府門。以誌四方道里相距近遠。曰。去蝦夷國界一百
 二十里。其石於今見在府城舊址。其石古俗
 所謂壺碑。則知宮城

郡北方數百里。盡沒于夷地。古謂百二十里。准
 之荒徼。悉收東山地。因海爲塞。則征東將軍坂上大宿
 禰田村麻呂之功。蓋以爲大也。史闕不傳其事。可勝歎
 哉。嘗聞之津輕人。坂將軍行營之地。往往而有焉。土
 人亦說其事。猶如前日。唯其文獻無足以徵者云。厥
 後六百五十六年。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遂取
 其南界。以定北地。是歲嘉吉三年也。信廣若狹國人。始
 稱武田大郎。後稱
彌崎。又改稱松
 前。蓋因地名也。自此以降。子孫世世據守其地。而迄于
 今。東顧之憂久絕矣。因輯舊聞。以爲蝦夷志焉。享保庚
 子。正月庚寅。源君美序。

與土肥元成書

所聞或引括地志云。則天武后改倭國曰日本國。蓋因史記注所引正義之文而訛也。括地志。唐貞觀中。魏王泰命蕭德言顧胤等撰上。當時豈有稱謂武皇后者耶。正義者。開元諸王侍讀張守節所撰。而其所引括地志。止係百濟國事耳。史註所引。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卽是正義之文。而猶言武后改名倭國。蓋存其中國之體也。亦據唐書所載。咸亨元年。倭更號日本。此時高宗旣委政武后。然則其右字下。或脫時字。亦未可知也。

近世學士無史學類如此。吾曹可以爲鑑戒。

論互市權場

西洋諸番。盤據古俚麻刺加瓜哇呂宋等國。皆以利誘之也。洋舫載貨。嚼以珍奇。諸置權場於要地。以通互市。夷中固安于無法。而其關防不嚴。因託盜賊水火。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旣而內築保壁。外分其屯戍。隱若一敵國矣。夫利之所在。權之所歸。富者爲之貨殖。貧者藉之衣食。恩與威行。皆其私人。攘臂一呼。聲應四起。客轉而爲主。反掌而已。南方之俗。古稱簡慢。利孔一開。奸詐百

出。真是七日而渾沌死矣。

律呂說

周禮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為律。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為呂。本朝樂譜亦分呂律二調。而其所謂呂者。黃鐘宮無射商仲呂徵黃鐘商仲呂宮夾鐘商。此則本朝所謂雙調也。樂家之說。果是夾鐘商也。別有論著。仲呂商等也。所謂律者仲呂羽無射羽黃鐘羽角等也。按此與三代之律。全不相合。不知何據而制此名乎。蓋亦初出于俗閒所呼。而承襲日久。不覺其訛者已。

起請文考證

本朝所謂起請。蓋盟書也。按日本書紀。誓約二字。讀作字計比。三字以音。後世所謂起請。其字亦讀作字計多都流。五字以音。雅言則曰誓約。俗言則曰起請。其義相同。天德之比。前中書王有山亭起請。載在本朝文粹。及朝野群載。其文非後世所謂起請。卽自誓遷世之辭也。同時又有獻嶽僧良源之起請。源康保三年。補天台座主。滅後勅諡慈惠。世謂之勸請起請。著聞集云。有阿闍黎賀緣者。與天台座主慈惠不

相善。妄稱惠以爲濫行肉食之僧。惠爲之作起請以披
露。三塔薩戒記云。勸請起請。所悉載諸佛薩埵諸天善
神之名也。卜部兼好云。勸請起請。自慈惠始。蓋後世稱
盟書。謂起請文。權輿于此。然而貞永式目。起請裏書。載
白河鳥羽之時。既有起請文。未知孰是。大治中。有太宰
府安樂寺僧。爲起請以藏于北野神廟。其詞載在東鑑。
蓋是昭告其祖神。而垂氏族。爲僧之鑑戒也。高倉帝幸
嚴嶋之時。相國平清盛。要帝與已盟。帝不得已。賜以起
請。事見于源平盛衰記及平家物語。東鑑亦載源賴朝

疑其弟範賴義經等蓄異志。二弟各上起請。矢以靡他。
但義經所陳不可得而考。範賴盟書。乃後世起請文之
體也。貞永中。錄倉幕僚。相與詛盟。其辭見貞永式目條
末。近代所用盟神之辭。以貞永起請爲定式。爾後龜山
後醍醐兩朝。共有賜告文於武臣事。所謂告文。亦是所
以告神而誓也。源義經與江廣元書。有書起請於牛王
寶印之裏語。所謂牛王蓋神璽也。所在名神之寶。印諸
尺紙。俗稱之謂牛王。以載盟辭於其紙背。按璽字俗作
玺。遂轉訛分玺字。以作牛王也。後人亦曰。古有歃血與

下手書。遂灑指血於押字。以為之記。抑亦叔世之俗與。前所謂起乎白河鳥羽之時者。蓋指若此事而已。源與考。

鞍馬寺所藏古甲記

庚寅之冬。奉使在京。獲觀源廷尉義經甲于鞍馬寺。他日京尹亦借得山中所藏敝甲。與我同觀之。訪之寺僧。不知何人物也。若其甲制。圖列于後。鍍金鐵胄三。皆失其鍍銀。金銅刻鏤。以為胄飾者十有三。竝如所圖。蓋委于庫中。歷世既遠。摧折斷缺。亦可甚惜。然其形製位置。

各有所相宜。可以想見舊制也。其一置大火珠於頂上。

而眉子隱隱。有波浪紋者。小乳鐵盛。俗之所稱。星胄裏以鍍金銅片。與左右

珥有波浪紋者。龍之大小六。而蟠者立者行者。併是為

一。其二額上塗金飾者。小乳鐵盛。額上與眉子有雲氣一面塗金飾。

狀者。左右珥有日月龍雲之象者。龍翔將降者。併是為

一。其三頂如米囊子頭者。小乳鐵盛。裏以鍍金銅片。溝文似瓦壘子散狀。其頂如米

囊子頭。與頂上眉子及左右珥之飾。有寶珠雲氣狀者。併

是為一。以余考之。其一源將軍義家八龍之胄。而二龍

則亡矣。其二亦是將軍物也。飛驒守惟久所畫將軍東

征圖中其所戴卽是古人所傳八龍之說頗有異同。或云將軍東征日刻金造龍者八以爲甲飾。或云以飾甲冑。其孫廷尉爲義傳寶之。保元之役以授其子下野守義朝。平治亂義朝亦授其子義平。兵敗不知所在。或云源廷尉義經八龍之冑刻銀爲之飾者前後各三左右各一卽是先將軍東征時物。乃至保元季父爲朝所戴也。據今所觀後說近是。龍首如蘭陵王假面額上飾者當在前正中其尾繞出于後

龍身長與珥等者二當在左右珥上所謂前三而今所存唯其右珥上者耳。龍起而立者當在後面正中。龍身與之相稱者二當在銚銀後面之下所謂後三而今所存唯其左者耳。龍身稍長者二當在銚銀左右之下。所

謂左右各一而爲朝所戴自倣其制而飾以金独也。事見刻銀所飾蓋廷尉在官時復其舊物而倣之猶季父金独者並非真八龍也。旣而廷尉不爲其兄所容去赴南海其將去日舉而付之鞍馬寺寺則廷尉幼時托身之所而僧東光乃是其師於是乎是物藏于山中久之遂亡其傳也苟非神物爲之呵護則當與其不傳者偕亡雖然其在輦轂之下四方之會而湮伏不聞於世五百餘年未嘗得遇識之者何也嗟亦可勝嘆哉。

鹽竈社考

東陸州鹽竈社。祝號祭式。不載祀典。而文獻不足徵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或曰。昔在草昧之世。武雷槌神經津主神。以岐神爲鄉導。征是四國。平定天下。後武雷槌爲鹿嶋神。經津主爲香取神。岐神止于此。神皆有功。于是州。州人乃廟祀之。以鹿嶋神爲左社。香取神爲右社。而岐神爲別宮。總稱謂之鹽竈神社。或曰。鹽竈所祭之神。卽與南紀熊野鹽屋王子同。伊佐奈伎神子鹽土神也。曰猿田彦。曰岐神。曰道祖神。曰國勝事。勝長狹神。皆其異稱也。美按神祇式。州之信夫磐城等郡。有鹿嶋神社。牡鹿行方等郡。有鹿嶋御子神社。黑川亘理等郡。有鹿嶋天足別神社。又亘理郡。有鹿嶋伊都乃比氣。鹿嶋緒名太等神社。栗原郡。有香取御兒神社。黑川郡。有行神社。皆是每歲祈年祭。案下班幣。及國奉其幣者。而宮城郡。莫有鹿嶋香取岐神。及鹽竈神社焉。舊事古事日本紀等書。未嘗謂伊佐奈伎神有子鹽土神也。猿田彦或稱衢神。前說所謂岐神。不與之同。長狹古之襲國主神。襲國卽今日向之州也。前者二說之言。未知是何稽據也。以余驗之。鹽竈神社。載在祀典。崇奉祇恪。不懈。

益虔。所謂名神太社。凡皇家大祭祀。則莫不與焉。但其祀號。今昔異稱耳。蓋古之神聖。德被四海。廟祀百世。以到于今。按史太古二神。有男名宇比地邇。女名須比智邇。古之神聖。多稱功德。以著其號。古言宇比地邇。猶言煮海也。須比智邇。猶言煮鹹也。至後傳今字。以記古事。宇比地邇。作溼土煮。須比智邇。作沙土煮。蓋惟二神。始為魚鹽之利。以贍民用。故名州之宮城郡。有志波彥神社。栗原郡。有志波姬神社。方言志波。即鹽也。鹹。謂之志。波。波由斯。猶言鹽也。彥讀云日子。姬讀云日女。日子日女。古男女至尊之稱。則知二郡所祀者。宇比地邇神。須比智邇神。是已。郡名宮城。乃神所都之墟。而古史所謂高天原地。與洲壤相接矣。高讀云多珂。天讀云阿麻。古言天謂之阿。每海謂之阿麻。天亦呼云阿麻。其音之轉耳。原讀云播羅。播羅上也。日本紀河上讀云箇播羅。即此高天原。乃言多珂海上之地也。古者其土壤最曠。後分為常陸陸奧二州。凡讀東方古書。宜通古言。而不拘今字。則思過半矣。但其說極長。且我有其書。故略于此。後俗以巖戶所在。故稱之以謂鹽竈神社。而古時祝號遂失之矣。其有二社。蓋配以其日女神也。古言和氣男子通稱。今字作別。別宮猶言鹿嶋香取等御子神社。乃神之子若孫。亦未可知也。或曰。按風土記殘編。是郡有

神之子若孫。亦未可知也。或曰。按風土記殘編。是郡有

志波彦神社。有鹽竈神社。其所祭之神。本自不同。而併以爲一。豈其然乎。曰。元明和銅六年。勅京畿七道諸國。撰風土記。天平初。書成奏上。而其所謂殘編。載多賀城碑事。碑者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鎮守府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鴉所建。相去風土記奏上。無慮三十餘年。安有預記是事乎哉。其餘則亦可知也。據僧仙覺萬葉集註釋。文永弘安間。風土記全書猶存。自是之後。其書散亡。於今則僅存一二。美嘗觀所謂殘編二十餘卷。其書體裁。與原本不甚相似。且其文字鄙陋。實是免園蠹冊耳。其中一卷跋云。右加賀國之小帳也。可以證己。嗟夫。上世之事。若存若亡。正史實錄所不載。吾斯之未能信。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穀梁氏曰。疑以傳疑。聊述所見。以俟博古君子而質焉。

鹽竈松嶋圖誌序

天下名山水。世之所稱可勝數哉。而號爲神奇靈秀者。多在東西焉。萬物之生。發育於東。擎戾乎西。蓋天地英靈之氣所鍾。不在乎此。必在乎彼。理或然也。司馬遷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

隱爲光明也。其土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美於蓬萊言之亦然。其物禽獸皆白。黃金白銀爲宮闕。皆是燕齊怪迂之士。夸誕虛妄之言。今夫我東方國於萬國之東。距此已東。寸土尺壤。似稔采粟粒之不在。則知古之所謂日下暘谷。蟠木扶桑。大平之人。君子之國。及神山羣仙之居。皆是我式圖之中。或今古異稱。或方言殊譯。不可得而考。乃者。

文廟之世。美辱奉。明旨。屢遇西洋噶蘭地人。以訪四方風俗。噶蘭地人者。以善游布地。名于天下焉。且觀其國所鏤萬國地形圓毬半毬等圖。略聞其說。我在東方。則大地上下之極際。而我東方之東一邊地。轉出於彼。所謂地平線下。蓋東陸瀕海之處。古人以爲天地之奧藏是已。美竊以謂是則陰陽晝夜之所分。而衣被日月之精華。最爲萬國之先。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天地之至美。必其在乎此。及觀洞巖源義和氏所撰鹽竈松嶋等圖誌。則知其果然矣。但其地名古未之聞。天朝地志散

亡久矣。無由考詳已。今據圖誌。其地則在大海之濱。曲岸回渚。連抱四合。隱若大環。獨缺其東十二。鹽竈之浦。在其南隩。而有左右二社。蓋是太古神聖。始作魚鹽之利。以贍民用。後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舊稱之曰志波日子神社。方言志波。卽鹽也。日子乃古之尊稱。皇家祀典亦與焉。郡曰宮城。卽神聖之墟也。去此水行一十二里。而到松嶋。松嶋在其西灣。海中洲嶼。大小凡百。赤唾白沙。碁布星列。登高望之。則鬱鬱蒼蒼。皆是青松之所蟠根也。故名云。若夫雲烟開歛。濤瀾起伏。鳧鴈飛鳴於

其前。魚龍出沒於其下。四時朝暮。雨暘晦明。變化倏忽。不可盡狀。古之所謂蓬瀛之洲。其竒如此耳。而前人之述亦備矣。今復何言。雖然有一焉。東陸之洲。古稱其俗勇悍。好相殺略。美嘗聞東方之人仁也。其俗尚如此。何其反也。古者是州。爲毛人所據也久矣。漸染之弊。或其然也。仁者必有勇。豈非其性歟。昔岐豐之地。周人用之。以興起二南之化。秦人用之。有併吞八州之氣。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矧州之人士。出乎天性者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安知其風俗之變。罔俾其

筆其性歟。作
筆是其天性歟。

山水專美於天下哉。若其登臨遊覽之勝。以此自多而已。非美之所望也。於是乎言。

江關遺聞序

天地果不變乎。古今果不變乎。蓋自其變者觀之。則旦暮而千載也。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千載而且暮也。故以其不變而觀其變者。則一日萬變。未嘗知其變也。夫耳目之爲物也。耳之於聰。能聽其所聽。而不能聽其所不能聽者。目之於明。能視其所視。而不能視其所不能視者。聽雷霆於百里之外者。如鼓盆。望江河於千里之

開者。如縈帶。以其相去之遠也。故居于千載之下。而求之于千載之上。以相去之遠。而不知有其變。則猶刻舟求劍。今之所求。非往者所失。而謂其刻在此。是所從墜也。豈不惑乎。今夫江戶者。世之所稱名都大邑。冠蓋之所集。舟車之所湊。實爲天下之大都會也。而其地之爲名。訪之於古。未之聞。豈非古今相去日遠。而事物之變。亦在于其間耶。蓋知後之於今。世之相去愈遠。事之相變愈多。求其所欲聞。而不可得。亦猶今之於古也。吾竊有感焉。遺聞之書。所由作也。有客嘲之曰。夫聽鼓盆於

百里之外者雷震也。蟪蛄之聲。豈其然乎。聖紫帶於千里之間者江河也。潢汙之流。豈亦其然乎。詩書百家之言。傳之百世。以到于今。唯其人也耳。今子欲子之言以垂之不朽。亦猶求劍之刻舟也。何其言之相背戾耶。吾笑而對曰。古有里老好接果樹者。隣人與之戲言曰。比及其結實。則翁之墓木拱矣。里老愀然曰。我先人之言。亦如子言。是以我園中無有果樹焉。以到于此。嗟我寧死。尚爲兒孫計。未晚也。此言雖近。可以喻遠。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爲變者。不可知之。則子果知無有後之君子。詢言於芻蕘者哉。遂以爲序。

青山公奇石記

青山藤公出鎮河陽之明年。圖其所得奇石。求文於美。以爲記。美發書按圖。其石大如拳。形似商著尊。其色鑿黑。頂有白脉一帶。若蠟封其蓋然。可以奇也。世人之所共愛石者。多取峰巒岬嶂坡陀之狀。公乃以此。不取於彼。吾竊疑焉。大凡天下所寶。皆其難得之物。蓋夫通都大邑。舟車冠蓋之會。兼有山水登覽之觀者。鮮矣。是以賢士大夫。有幽人高尚之致也。托於彼以寓其意。方且

欲之而不可得之故耳。河陽爲州。峻極之嶽。表于東海。群山環列。曠野平行。大河之來。嶽下泉水。傾折駿奔。流入于海。道家所謂蓬萊之丘。其山河之勢。奇偉特絕。冠于天下。而皆是公几案間物。豈復待求諸外者哉。蓋尊之爲物。所以成禮合歡。而家所常有。亦其得之。固易求也。而猶有取於此何哉。今夫河陽。實惟我太祖始基之地。陵寢斯在。猶周之鎬京。漢之沛邑。千秋萬歲後。神靈猶思之。而天下之人。亦思其功德流澤。所以不能忘也。故

猷祖已來。眷是別都。委以管鑰。乃惟當代信臣。皆所謂公侯干城者矣。公勲舊之胄。典領親軍。累擢給事左右。兼掌喉舌。歷事四世。乃拜是命。遇亦榮矣。公以舊德。當此重任。聲威所加。如此其赫赫也。賓佐僚屬。以事到府。進則閭閻如退。則怡怡如。唯敬爾。當是時。公欲與親戚故舊。舉酒於一堂上。歡欣愛洽。偕樂登臨覽觀之樂。其又可得耶。美逮事文廟之世。望其風範。退而歎曰。公可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也。况今居守之職。匪躬之故。公不顧其家也明矣。

雖然天倫之感于情。有不自知其然而然焉。理固然也。且聞公得之於是歲孟夏初五。適是去歲拜命之日也。豈其為祥乎。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美為公賀焉。晉文公為公子。在乎外也。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舅犯曰。天之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於後公子復還。侵曹伐衛。遂取五鹿。天事必象。亦有如此。嗟予雖老。幸待公入覲之日。黍從子弟之後。尊壺洗爵。聽鹿鳴而笙南陔。以稱壽於堂上。尚未晚也。謹記。

問日持上人事跡書 代人

未接清顏。久欽香名。今次因新總管往蒞貴邑。敢奉小簡。以致意于左右。緬惟各位。道體佳勝為慰。抑我宗祖高第六老之一日。持上人者。駿州貞松蓮永寺開基之大德也。相傳暮年渡海而西。其事始末不可得考。近者蓮永寺住持日圭寄書見示。其略曰。日持上人本朝正應四年。歲在辛卯。正月朔日。弘安五年。宗祖示寂。爾後十年也。扶桑倫類錄作貞應者。傳寫自松前開洋。至北高麗。遂建一寺。曰持統山博傳寺。其忌辰則十二月七日也。但未知何年。此出於身延所

傳也。如本山則只以持師法弟四人曰敬圓達進日圓十一月朔為會式耳。持師法弟四人曰敬圓達進日圓有故不與渡海也必矣。其餘三人從否未詳。天和壬戌朝鮮來聘。前住僧日閑以書問焉。不得其報。于時常山源義公亦問韓使以此事。如其所對。則未之聞也。正德改元。朝鮮信使來過本州。憇于寶泰寺。予因得一問。應接百端。亦無答書而止云。予竊按今謂自松前至北高麗者。蓋是女直地方矣。相傳上人初有入元之志。不知高麗弘法之後。果能入中州耶。正應蓋當元朝至元之末也。正應一作正和四年。未知孰是。貴邑之於朝鮮。殆

為密邇。傳聞所得。或有其據。設使質諸韓人。宜若易然。今謹揭問目于左方。

- 一 日持上人渡海時。年紀幾許。當高麗氏何王之時耶。
 - 一 上人遷化。年紀幾許。在何年耶。
 - 一 上人法流相承至今。有克振宗風者耶。
 - 一 所謂建一寺者。在何郡縣。今尚存耶。
 - 一 倘有願瞻仰祖德。一拜遺址者。我朝廷舊制許之否。
- 以上五條件。請垂指教。萬一得聞其大概。則數百年來。宗派之大疑。一旦忽祛。悉賴老師之洪廕耳。統祈恕亮。

不備。

告瀨戶神文 代人

伏以乾坤始闢。靈蹟從此而存。日月長懸。聖功與之不滅。爲德其盛。舉世所尊。須盡如在之誠。豈失可射之敬。是故禱爾之語。猶徵于今。極我之言。又錄諸古。作威且作福。同權皇王之治民。長之而育之。比愛父母之養子。上而一人。以祈永命於赫赫。下而群姓。以仰介休於冥冥。萬方齊觀。百世一致。恭惟本社瀨戶神位。地占勝景。天造名區。建彼玄宮。實爲一方之鎮。護此青土。固有三

嶋之稱。迓威且古今而無窮。徼福達上下而不匱。峻命有降。明裡可欽。稟性庸愚。慚未能克前人之烈。存心敬畏。冀不敢貽後葉之憂。依泰階之太平。請神德之廕庇。一身非圖利達。合族只期平安。所願永使子孫不隕祖業之美。芻及親戚。無失家法之懿。進有干城之望。退有鄉里之譽。內無侵于百病。外無傷于千災。共錫康寧。同躋壽考。仰祈神鑒。俯賜下臨。

詩草餘稿等。不載者錄于此。

竹石鎮歌

洛邑稻若水氏家所藏竹化石。蟠根一節。質若玄玉。天然鎮紙。邈絕人工。蓋南海所產數百年以上物也云。

穆王神駿若龍飛。周流八極。逝忘歸。萬里一休。玄池上。三日廣樂駐驂駢。宴酣手種蒼葑竹。白雲千載共依依。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說卦曰。震為蒼葑竹也。震雷一夕地中起。拔根折幹。紛煙霏。蛟龍捲去。鵬雲際。落星徃徃散珠璣。
左氏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內落。星石。碧水深沈琅玕網。三寸寒玉黯含輝。
異魚圖曰。琅玕。青色生海

中。海人以網於海底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鮫總龜對類曰。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人夜合珊瑚市。傳到人間知者稀。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宮。○番禺雜記曰。海邊時有鬼市。桂海石梅疑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徃徃得異物。桂海石梅疑可比。占城黑竹似而非。
桂海虞衡志曰。石梅生海中。一也。雖巧工造作。不能及。根所附着如茯苓。或云本質為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湧幢小品曰。黑竹如藤。長丈八尺。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若水先生今博物。聲名歛然。振帝畿。一顧千金寧問價。案頭長對讀書幃。古來松柏皆能化。歲寒心事亦何違。
白孔六帖曰。回紇拔野古者。石色蒼節理猶在。號康干石。○桂海虞衡志。石拍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

著如鳥藥大抵皆化為石矣。君不見君平唯識銀河石。天孫織錦著支機。博物志曰。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洗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唐詩曰。尋河取石舊支機。寶永丁亥三月七日夜作。白石生在中甫。

奉壽臺老藤大人五秩生辰詩壹章伏乞政

天地風雲會。邦家社稷臣。明朝當上巳。初度啓良辰。鄭國猶餘俗。崧高此降神。三河名族舊。兩世主恩新。東洛周元老。南陽漢貴人。芝蘭臨砌茁。桃李映門春。鶯鳥遷喬樹。龍魚躍要津。瓊林傳勝事。應是燕嘉賓。甲辰三月

初二日源君美拜。

失題

八萬大衆繞座。人間天上丈六身。七重寶塔湧地。雲表天間百由旬。八萬聖經說法。過去未來十二因。四七達磨面壁。海南漠北九載春。東西曇摩浮海。一花五葉南北春。十八諸賢結社。溪邊橋上三笑身。六十放翁愛梅樹。閒花下幾億身。

賀安子先七秩

周家太史卜熊非。乃見當時大老歸。君是今年纔七十。

陽春還自和人稀。

伏承特旨近侍御座以觀朝儀。

扶桑日湧海雲紅。萬雉春城佳氣中。定識夜來天象動。

一星近傍紫微宮。萬案列仙傳陳搏遇宋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

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

天爵堂賞月和鳩巢韻。

金風吹月上南樓。萬里江光烟霧收。鴻雁霜飛連地落。

魚龍潮湧捲天流。霓裳欲問銀橋夜。仙斧應修玉戶秋。

不厭望中雙鬢冷。老來偏喜伴清遊。

謝人惠壓尺

美人千里贈珍簪。擬琅玕。珠蟻押銀蒜。玉鎮疏石蘭。披

書風不動。照紫雪猶寒。永荷丘山重。瓊琚欲報難。唐詩中和

節詔賜公卿云捧觀珍寶麗云如荷丘山重且酬方寸功

聯句

失題

昔冰松是冷。石白翠浪麥方秋。雨足垂簾早。蘭洲雲膚潤礎

幽。提壺宜勸酒。新撥棹欲求鱖。樹暗晚烟色。菊坡蓮香夜

月。謳天機霞織錦。石雷鼓電接矛。龍戰秦為漢。川鷹揚

殷變周。一人清四海。洲二客泛同舟。黑霧家何在。坡紅
塵道共由。馬肥嫌策瘦。川鳳去嘆歌留。衰矣霜披菊。石
美哉露洒萩。僧還還返照。坡士尚尚名流。高卧陶窓北。
洲醉眠畢甕頭。竹聲鸞噦噦。石柳陰鳥啾啾。棋罷隕星
五。洲醢爭亡國九。生涯梁未熟。川老嫗鮓增憂。拜賜魚
池吏。坡論交燕市儔。泉飛虹勢白。石潮湧日華緞。水則
不容測。川州猶或似猶。曉行珠履滑。洲宵飲玉杯浮。鱸
膾萬錢箸。坡鶴齡滿屋籌。挑從西母贈。川芝爲上仙求。
碧篆爐薰斷。石朱絃琴曲愁。讀書聰身漏。坡奮杖戲毛

毳。羊叱初平石。洲鵠哀望帝州。花飄春亦暮。石葉密夏
方稠。知是新温故。洲變能剛難柔。唔咿東壁燭。川娉婷
後宮鈎。吹管蝶隨幸。坡○以下失

酷暑聯句

朱火燎原熾。川赤雲煮海翻。流金虹截雨。洲爍石水堙
源。池變枯魚肆。石土焦羅雀門。午天真良日。洲丁夜尚
温暾。月窟冰方解。川雪山電欲奔。稻畦龜兆坎。石槐撼
鳥群屯。襪襪甌中苦。川紗羅爐上蹲。奇峰尖出岫。洲炎
霧黯成昏。渴飲袁劉酒。石喝招荆楚魂。巫炬惶旱魃。洲

蠅蚋資煩寃。兩注臨淄汗。川氛兼夢澤。吞仰憂蒼跼跼。

石頤視鶉貴貴。十扇奴疲臂。洲一餐老絕殮。火龍飛霹

靈。洲燧象怒燉溷。有虐如炮烙。石無焚不烈燔。熱腸寧

漱石。洲炙背那窺園。疑益烈山澤。川效韓賦陸渾。萬牛

皆問喘。石集鵬豈能言。商代望霖久。川秦時伏祀存。粉

將湯餅試。洲書為晒衣論。滿野朱提草。石連家赤火盆。

鄭瓜心未鎮。洲揚荔腹仍溫。穿岸應無地。川履霜徒有

坤。忽凌頭痛險。石焉俟氣蘇恩。不見九鳥落。川徒聞庶

草蕃。種祀圭壁卒。洲象服縐締裨。雪白鼠毛布。石景朱

犢鼻禪。昊天何赫赫。洲熱客故喧喧。如燬傷王室。川何

辜叫帝閭。憂心偏憚暑。石咏嘆欲除煩。川

甘肅通志

卷下

四

白石先生遺文終



群馬県立図書館



0295098-8